

# 北魏莲花化生瓦当研究

□ 王秀玲

莲花化生瓦当作为一种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建筑材料,因其造型独特、制作精美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在内蒙古托克托县云中古城、山西省大同市及河南省洛阳市三处北魏遗址中均有发现,依其形制,笔者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均为托克托县云中古城所出。共计6件,其中3件为采集品<sup>[1]</sup>,完整;另3件为2001年考古发掘所得<sup>[2]</sup>,均残。陈永志先生从类型学上对其进行了研究,认为托克托莲花化生瓦当与洛阳永宁寺莲花化生瓦当风格较为接近,年代在北魏迁洛(公元494年)之后<sup>[3]</sup>。石俊贵及武成先生分别从瓦当的族属、年代及意义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瓦当为北魏时期拓跋鲜卑遗物,并认为瓦当年代在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sup>[4]</sup>。

中期,均为大同所出。共计17件,均残。其中12件为采集品,5件为考古发掘所得。采集品中的8件为日本学者早年采集于方山永固陵<sup>[5]</sup>,1件为早年大同市东门外御河东北的北魏寺院遗址发现<sup>[6]</sup>,2件为2003年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址采集<sup>[7]</sup>。1件为2007年采集于方山永固陵西南建筑址中<sup>[8]</sup>,残损较为严重,仅存化生童子且头部及手中净瓶已失。考古

发掘的其中1件为1976年发掘永固陵在“永固堂”所得<sup>[9]</sup>,3件为1981年方山永固陵山下思远浮图塔基发掘所得<sup>[10]</sup>,1件为1995年大同南郊金属镁厂北魏墓群5号墓发掘所得<sup>[11]</sup>。

晚期,均为洛阳永宁寺考古发掘出土。共计11件,均残。均为考古发掘出土,其中1件出土于永宁寺西门遗址<sup>[12]</sup>,10件出土于永宁寺塔基遗址(图像资料公布了3件)<sup>[13]</sup>。

## 类型学分析

对于以上目前已知的34件莲花化生瓦当,公布图像资料的有27件,笔者将对其进行简单的类型学分析。

早期。连珠纹双手贴肩莲花化生瓦当。依其当面布局大致可以分为2型。

A型,连珠纹双手贴肩莲花化生瓦当。5件,以1994年采集品为例,当面中心主题图案为一高浮雕式半身佛像,长耳垂肩,颈下佩有项圈,双手上举贴近肩部且手执“华绳”,佛像外围(头部除外)有一周凸弦纹,凸弦纹外有两层“三角形”的莲瓣纹,边轮上有一周连珠纹。直径15、当厚1.5厘米(图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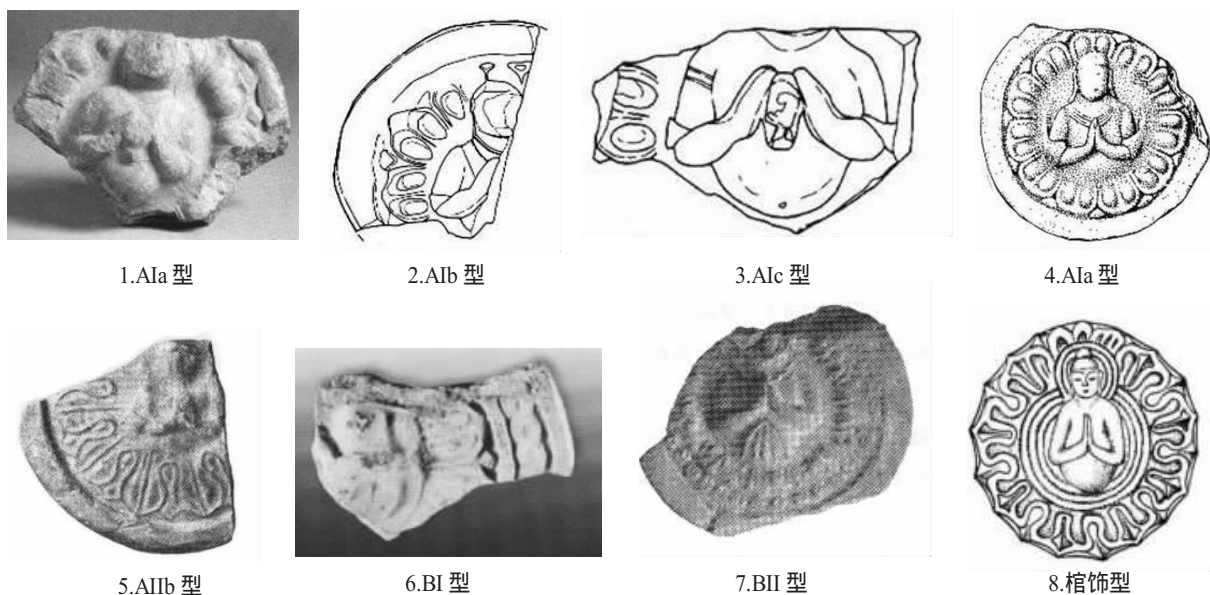


1.A 型



1.B 型

图一 云中古城莲花化生瓦当



图二 大同莲花化生瓦当及饰件

B 型 连珠纹双手贴肩有头光莲花化生瓦当。1 件,完整,当面中心主题图案同样为一半身佛像,“华绳”位置明显靠上,佛像头部饰有头光,佛像外围饰有两周莲瓣纹,但莲瓣表现明显较为细腻,边轮上饰有一周连珠纹(佛像头部除外),连珠纹也区别于 A 型(图一 2)。

中期,公布的瓦当图像有 17 件,依其化生童子及莲瓣与边轮间装饰纹样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 2 型。

A 型 9 件。以其莲瓣、童子服饰及是否持物等不同可以分为 2 式。

A I 式 双手捧净瓶莲花化生瓦当。7 件,均残。以其服饰的不同又可以分为 3 个亚型。

A I 式 a 型 5 件,均残。以方山思远浮图所出为例,标本 T010 9,已残,当面童子大腹圆鼓,造型丰硕,双手上抬捧一净瓶,童子外围有一周莲花纹(有的童子肚脐较为明显)。当面灰黑色,经磨光处理,直径 18、边轮宽 1.5 厘米(图二 1)。

A I 式 b 型 1 件,已残。以方山采集品为例,当面布局与 A I 式 a 型基本相同,但童子上举的臂关节处有一披帛,由于当面残损严重,披帛的缠绕情况不明(图二 2)。

A I 式 c 型 1 件,已残。以方山采集品为例,当面布局与 A I 式 b 型基本相同,但童子上抬的大臂上饰有臂钏(图二 3)。

A II 式 双手合十莲花化生瓦当。2 件,均残。以其莲瓣及化生童子的差异又可以分为 2 个亚型。

A II 式 a 型 1 件,稍残但可复原。以南郊镁厂墓葬填土中所出为例,化生童子长耳垂肩,颈下佩有项圈,披帛于两臂关节处绕到后背,童子双手合十,外围饰有一周莲瓣纹,莲瓣厚重丰硕,造型规整(图二 4)。

A II 式 b 型 1 件,已残。以操场城建筑址采集品为例,标本 C4,化生童子造型与 A II 式 a 型相比明显造型较为粗犷,莲瓣亦较为宽大。直径 14.9、边轮宽 1.2 厘米(图二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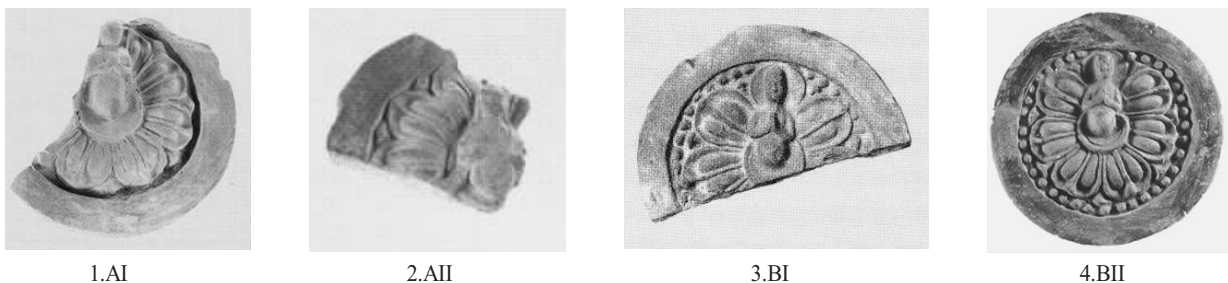
B 型 连珠纹或绳索纹莲花化生瓦当,以其装饰纹样及童子造型的不同又可以分为 2 式。

B I 式 1 件,绳索纹双手捧净瓶莲花化生瓦当。以方山思远浮图所出为例,标本 T011 2,残损较为严重,童子头部及左半部已失。当面中心主题图案已残,推测其为一双手捧净瓶的童子,身后有背光;童子外围饰有两周莲瓣纹,莲瓣纹外为一周凸弦纹,弦纹与边轮之间饰有一周绳索纹。当面磨光处理。直径 17、边轮宽 2 厘米(图二 6)。

B II 式 连珠纹双手合十莲花化生瓦当。2 件,均残,其中 1 件残损严重。以操场城建筑址采集品为例,标本 C11,头部已失,化生童子双手合十,外有一周较为密集的莲瓣纹,莲瓣及边轮之间为一周连珠纹。直径 14.9、边轮宽 1.2 厘米(图二 7)。

晚期,公布的瓦当图像有 4 件,以其边轮有无连珠纹等大致可以分为 2 型。

A 型 2 件,无连珠纹双手合十莲花化生瓦当,以其服饰不同等当面布局可以分为 2 式。



图三 洛阳莲花化生瓦当

A I 式, 1 件, 有背光无披帛双手合十莲花化生瓦当。标本 T1 3044 稍残但可以复原。当面中心主题图案为一双手合十的化生童子, 头部发式不清, 肩上披帛于前臂下穿过并斜垂于腹部两侧, 化生童子外饰有一周莲瓣纹。已被烧成砖红色。直径 15、边轮宽 2、当厚 1.2 厘米(图三 1)。

A II 式, 1 件, 有背光有披帛双手合十莲花化生瓦当。标本 T11 3192 已残, 但可以复原。当面的化生童子与 I 式基本相同, 头部饰有束发三缕, 披帛的一端从左臂垂下, 另一端绕于右肩并于腹前成“U”字形下垂, 由于瓦当右肩部分残损, 披帛绕于右肩后的具体情况不详。瓦当呈黑色并略有光泽。直径约 15、边轮宽 2、当厚 1.7 厘米(图三 2)。

B 型 2 件, 连珠纹双手合十莲花化生瓦当, 以其服饰及背光的不同等当面差别可以分为 2 式。

B I 式, 1 件, 连珠纹有头光背光双手合十莲花化生瓦当。出于永宁寺西门址 稍残但可以复原。当面中心主题图案为一双手合十的化生童子, 身后有头光及背光。化生童子外饰有一周莲瓣纹, 莲瓣外侧和边轮之间饰有一周连珠纹(图三 3)。

B II 式, 1 件, 连珠纹有头光有披帛双手合十莲花化生瓦当。稍残但已复原。当面中心的化生童子与 B I 式基本相同, 披帛分别由双肩下垂至腹部形成“U”形环绕。莲瓣及连珠纹布局与 I 式基本相同但连珠纹明显较为密集。瓦当呈黑色并带有光泽。直径约 15.5、边轮宽 2、当厚 1.8 厘米(图三 4)。

#### 流行时间

莲花化生作为一种佛教特有的艺术形式, 如同佛教由西域东渐而传入一样(目前资料表明中国早期佛教仍有南传路线), 莲花化生可能也是由古印度及西域东传而来。

公元 1 世纪末 2 世纪初的古印度贾拉巴德迦腻色迦王金币正面已出现了与云中古城莲花化生

瓦当较为相似的图案<sup>[14]</sup>, 以后在西域地区长期流行与大同莲花化生瓦当较为接近的图案<sup>[15]</sup>, 但在西域地区一直都没有出现莲花化生瓦当。北魏王朝出现的莲花化生瓦当, 应是佛教图像中的莲花化生纹样与瓦当这种建筑构建及北魏皇室崇佛思想三者有机结合而出现的。随着北魏王朝国力的衰落乃至政权的消亡, 莲花化生瓦当亦随之消失, 但是莲花化生图案作为一种带有明显佛教思想的装饰纹样依然出现在北魏之后的石窟寺<sup>[16]</sup>、造像碑<sup>[17]</sup>、壁画<sup>[18]</sup>等众多佛教艺术形式中。

托克托县云中古城所出莲花化生瓦当, 其造型古拙, 童子身形肥硕, 双手上举贴肩, 形制上应早于平城期思远浮图发现的双手持净瓶的同类瓦当; 工艺上瓦当表面也没有经过磨光处理, 而平城和洛阳发现的莲花化生瓦当表面均经过磨光处理。关于思远浮图所出莲花化生瓦当年代,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第七上》有:“(太和三年)秋七月……乙亥, 幸方山, 起思远佛寺。”太和三年即公元 479 年, 思远浮图所出莲花化生瓦当年代当在 479 年左右。永固陵西南建筑址采集的莲花化生瓦当仅剩的童子部分也与思远浮图所出较为接近, 因此二者年代也应当大体相近。因此笔者判定托克托莲花化生瓦当的年代下限当在公元 479 年。

托克托县云中古城北魏时期为云中镇所在地, 盛乐城在今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sup>[19]</sup>。司马楚之、司马金龙父子均曾拜“云中镇大将军”<sup>[20]</sup>。北魏迁都平城以后, 为了防御柔然的进攻而设立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及怀荒镇六个军镇<sup>[21]</sup>。实际上除六镇外北魏还在其他地方设有军镇, 如六镇最西一镇沃野之西南, 尚有薄骨律镇(今宁夏灵武县)、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县)<sup>[22]</sup>。司马楚之是《魏书》中见到的较早任云中镇大将军的人物之一, 《魏书》卷三《太宗纪第三》:“(泰常四年)三月癸丑, 筑宫于蓬台北。司马德文宁朔将军、平阳太守、匈奴护军薛辨及





1. 云冈石窟第十窟后室南壁莲花化生装饰



2. 朝阳北塔莲花化生装饰

3. 朝阳北塔莲花化生装饰

图四 云冈石窟及朝阳北塔莲花化生装饰

司马楚之、司马顺明、司马道恭，并遣使请降。”即司马楚之于公元419年投诚北魏后出任“云中镇大将军”，因此笔者认为云中镇设立的时间大体在公元419年左右，而在云中镇设立北魏皇帝巡幸的行宫——“云中行宫”（“云中行宫”当有别与云中宫，云中宫与盛乐宫的关系及其位置学界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云中宫即盛乐宫，在今和林格尔的土城子古城，也有学者认为云中宫非盛乐宫，云中宫位于今托克托县云中古城。）也应大致于此同时，托克托莲花化生瓦当出于“云中（行）宫”的皇家寺庙中<sup>[23]</sup>，所以托克托瓦当的上限应在公元419年左右。因此笔者认为托克托莲花化生瓦当年代约在公元419年至

479年。云冈石窟第10窟后室南壁（图四，1）及朝阳北塔<sup>[24]</sup>（图四，2、3）均发现有与托克托瓦当图案较为相似的莲花化生图案（童子造型及莲花瓣形状在细部上有所差异），第10窟开凿于公元484年至489年<sup>[25]</sup>，《朝阳北塔》报告认为北塔大致建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至太和十四年间（公元490年）<sup>[26]</sup>，说明平城时期莲花化生瓦当上双手上举贴肩的化生童子造型依然作为一种装饰纹样存在。

操场城建筑址和南郊墓群5号墓发现的3件莲花化生瓦当童子已双手合十，其时代应晚于永固陵莲花化生瓦当，即其上限当在公元479年，而3件瓦当图案本身也应早于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所出铜饰件图案（图二，8）<sup>[27]</sup>，一号墓的年代原报告认为在迁洛以前，同样在云冈第五窟进门洞顶部两棵菩提树之间有五朵莲花化生图案（见图五），化生童子均双手合十，有的有头光或背光，第五窟开凿于孝文帝都平城后期<sup>[28]</sup>，即第五窟莲花化生纹样的下限应在太和十八年（494年）。笔者认为双手合十的化生童子造型应晚于双手持净瓶的童子造型，故此3件瓦当下限应在太和十八年（494年）迁洛以前。因此操场城建筑址和南郊墓群5号墓发现的3件莲花化生瓦当时代应在公元479年至494年之间；但由于操场城莲花化生瓦当本身系采集品，建筑址本身年代仍需作进一步探讨。

永宁寺木塔于熙平元年（516年）由孝明帝之母胡太后所建，至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毁于火灾。因此永宁寺木塔遗址所出的莲花化生瓦当年代约在公元516至534年。

#### 主要用途

目前发现的莲花化生瓦当见于云中古城的“北



图五 云冈石窟第五窟莲花化生装饰

魏行宫”、大同操场城建筑遗址、城东北魏寺庙遗址、方山永固陵“思远浮图”遗址、方山永固陵西南建筑址、南郊北魏墓葬、洛阳永宁寺遗址。

莲花化生瓦当作为一种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建筑材料,用于寺庙建筑毋庸置疑。再就以上三处寺庙遗址(大同城东北魏寺庙遗址、方山永固陵“思远浮图”遗址、洛阳永宁寺遗址)来看,用于北魏皇家寺庙建筑当是其用途之一。永宁寺西门虽出土一件莲花化生瓦当,但四个门址中仅出土这一件,可能是塔毁时或后代扰乱的结果。日本学者佐川正敏先生甚至参照石窟装饰纹样的布局还对莲花化生瓦当在永宁寺塔的具体位置进行了复原:位于第七至九屋檐上<sup>[29]</sup>。云中古城“北魏行宫”、大同操场城建筑址及方山永固陵西南建筑址三处建筑同样也发现莲花化生瓦当,就此三处建筑遗址来看,建筑规模宏大、用材考究、等级较高,因此推测此三处建筑的性质当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结合龙门石窟及巩县石窟中大量的北魏礼佛场景,但云冈石窟目前并无发现礼佛场景,以上三处建筑是否北魏帝后生前或身后礼佛场所(可能有长期和临时之别)值得思考。至于大同南郊墓葬填土中发现的莲花化生瓦当,由于目前发现北魏墓葬中出土的仅此一例,是否作为墓主人随葬品及其具体含义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 结 语

莲花化生像(以云冈石窟所见为例)应是在当时流行的源生净土的信仰的指导下产生的,正是北魏佛教徒期待来世的理想<sup>[30]</sup>。莲花化生瓦当作为一种具有明显佛教意义的建筑构件,以笔者目前所见,其主要流行于北魏王朝,绝对年代大体从公元419年到534年(大同地区部分学者认为莲花化生瓦当出现于平城时期<sup>[31]</sup>);化生童子仅见腹部以上部分,周围均饰有莲瓣纹,有的还饰有连珠纹或绳索纹,就目前发现的几处较为明确的北魏建筑来看,其主要用于北魏皇家寺院建筑并且很可能是以佛塔为主。其演变规律大体是:早期化生童子身体非常肥硕,双手分开并且贴近双肩,颈下饰有项圈,手执“华绳”;中期化生童子身体变瘦,双手距离逐渐靠近或手持净瓶或双手合十,有的童子身上有披帛、臂钏等;晚期化生童子身体极为瘦长,双手合十,童子身上有披帛、头光及背光等。

[1] 1件为1994年出土,见石俊贵(主编)《托克托文物志》(下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图版402。现藏于托克托县博物馆。以下称《托克托文物志》。1件为1999年出土,见石俊贵、王大方《托克托县出土的北魏佛陀瓦当》,《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1日1版,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另有1件出土年份不详,见《托克托文物志》,图版403,现为私人收藏。

[2] 由于出土时残损严重,仅公布3件瓦当的图像资料,1件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博物馆《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218~261页,图三四·3;1件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出土瓦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83页,图版111。以下称《内蒙古出土瓦当》。另有1件藏于托克托县博物馆,头部已残。

[3] 陈永志《内蒙古出土瓦当概论》,《内蒙古出土瓦当》,12~31页。

[4] 石俊贵、武成《托克托县云中古城出土的北魏佛陀纹瓦当》,《内蒙古出土瓦当》,50~53页。

[5] 其中5件见冈村秀典编《云冈石窟——遗物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日本京都朋友书店,2006年,图版23。其中1件保存较为完整,其他均残损严重。另外3件见冈村秀典、向井佑介《北魏方山永固陵の研究——东亚考古学会一九三九年收集品を中心として》,《东方学报》,第八十册,69~151页,图14·1~3。

[6] 杨泓《北朝瓦当》,《收藏家》1996年5期。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学考古系《大同操场城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4期,485~513页,图版拾柒:1~2。

[8] 资料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9] 刘绪《方山二陵的发掘与文明太后的评价》,《山西博物馆八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45~156页,图四。

[10]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4期,图一四至一六。

[11] 韩生存、曹承明、胡平《大同南郊金属镁厂北魏墓葬》,《北朝研究》1996年1期,60~70页,图十四。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队《北魏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8期,图版叁·3。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图版一一四。

[14] 李正晓《中国内地汉晋时期佛教图像考析》,《考古学报》2005年4期,图一三。

(下转 39 页)

这一影响早在汉代已经可见端倪。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时佛教传入中土<sup>[16]</sup>,至南朝已经盛极一时,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确证。因此笔者认为天禄辟邪就是狮子化的龙。

[1] 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364页。

[2] 参看龚良《陵墓有翼神兽石刻的发展及其艺术源流》,《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

[3] 《三辅黄图》卷六《阁》引《汉宫殿疏》。

[4] 李零《出山与入塞·翁仲考》,文物出版社,2004年,66页。

[5] 管玉春《试论南京六朝陵墓石刻艺术》,《文物》1981年第8期。

[6] 张子波《咸阳新庄出土的四件汉代玉器》,《考古》1979年第2期。

[7] 李零《出山与入塞·论中国的有翼神兽》,文物出版

社,2004年,99页。

[8] 同上,第100页。

[9][10] 参看朱希祖《天禄辟邪考》,收录于涂湖平主编《南朝陵墓雕刻艺术》,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12]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420页。

[13] 参看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4] 《宋书·帝纪·武帝中》。

[15] 何星亮《苍龙腾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96页。

[16] 佛教传入中土的时间有多种说法,葛剑雄认为此说比较可信。参看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451页。

(高敏,武汉科技学院服装学院;叶康宁,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

(上接36页)

[15] 六世纪“莲花化生”图案在于阗地区已有发现,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丝绸之路外国探险家的足迹》,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150页。

[16] 莲花化生纹样在北魏以后的石窟中出现的较多,仅举东魏及唐代两例,东魏时期的高庙山石窟窟顶即有莲花化生图案,见李裕群、张庆捷《山西高平高庙山石窟的调查与研究》,《考古》1999年1期,图一〇·2;龙门石窟的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净土堂门外北壁东侧即雕有莲花化生图案,见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石窟雕塑全集4·龙门》,重庆出版社,2001年,181页,图一八六。

[17] 北周时期的卫超王造像碑(北周武帝保定二年,即公元562年)、卫秦王造像碑(保定二年)、陈海龙造像碑(保定二年)、北齐鄧阳造像碑(公元550—577年)等都出现了莲花化生图案。以上造像碑均藏于山西省博物院。

[18] 敦煌石窟西魏壁画第二八五窟中即有手持乐器的莲花化生(又称伎乐化生),见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2·西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图版第八五。

[19] 李逸友《论内蒙古文物考古》,《内蒙古文物考古论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1~40页。

[20] 《魏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857页。

[21] 关于六镇名称说法颇多,见朱师辙《北魏六镇考

辨》,《辅仁学志》,第十二卷第一第二合期,1943年,1~21页。本文依学界通俗说法。

[22]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34~435页注[8]。

[23] 石俊贵、王大方《内蒙古托克托县出土北魏佛陀瓦当》,《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1日。

[2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编《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图版二四:1—2。以下称《朝阳北塔》。

[25][28]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1期。

[26] 《朝阳北塔》,127页。

[27] 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文物》2004年12期,图一三·2。

[29] 佐川正敏《永寧寺木塔の屋根瓦を復原する——九重塔の屋根瓦にみる天人誕生の理念。北魏洛陽永寧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報告》(日文版)》,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1998年,189~214。插图18:永寧寺九重塔屋根瓦复原图。

[30] (日本)吉村 怜著,卞立强、赵琼译《云冈石窟中莲华化生的表现》,《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6~26页。

[31] 王雁卿、高峰《北魏平城瓦当考略》,《文物世界》2003年6期。

(作者工作单位:大同云冈石窟研究院)